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第二十回 晁大舍回家托夢 徐大尹過路除凶

輕生犯難，忘卻是母鰥身獨。將尋常五件，條條顛覆。
宣淫贖。

結髮長門拋棄了，冶容娼女居金屋。奈楊花浪性又隨風，

歡未滿，悲生速。陰受譴，橫遭戮。致伶仃老母，受欺強族。
不是宰官能拔薤，後來又生得遺腹，險些使命婦不終身，遭驅逐。

——右調《滿江紅》

小鴉兒將晁源與唐氏的兩顆首級，將發來結成一處，背在肩上；綽了短棍，依舊不開他的門戶，還從牆上騰身出去，往城行走不提。

卻說晁住媳婦一覺睡到黎明時候方才醒轉，想到正房的當面有他昨晚狼藉在地下的月信，天明瞭不好看相，一骨碌起來穿了褲子，赤了上身，拿簸箕掬了些灰，走到上房去墊那地上的血；一腳踏進門去，還說道：「兩個睡得好自在！醒了不曾？」又仔細看了一看，把個晁住娘子三魂去了九魄，披了一領布衫，撒著褲腳，往外一蹣一跌的跑著，去叫季春江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！大官人合小鴉兒媳婦都被人殺了！」季春江慌做一堆，進來看見兩個男女的死屍，赤條條的還一頭躺在牀上；兩個人頭，尋不著放在何處；牀頭上流了一大堆血。季春江慌忙的去叫了鄉約保正、地方總甲，一齊來到，看得晁源與小鴉兒的媳婦屍首光光的死在一處，這是為姦情，不必疑了。但小鴉兒這日與他姐姐去做生日，晚上不曾回來，外面大門，裡面的宅門，俱照舊緊緊關閉，不曾開動，卻是誰來殺了？大家面面相覷，只看那晁住娘子，說道：「李管家娘子又關在外邊睡覺，裡邊只你一個，殺了人去，豈不知情？且又前後的門戶俱不曾開，只怕是你爭鋒幹出來的。」晁住娘子道：「我老早就進東屋裡關門睡了，他上房裡幹的事，我那裡曉得？」季春江道：「那女人的屍首已是沒了頭，你怎麼便曉得是小鴉兒媳婦？」晁住娘子道：「那頭雖是沒了，難道就認不出腳來麼？這莊子上，誰還有這雙小腳來！」眾人道：「閒話閣起，快著人往城裡報去，再著一個迎小鴉兒叫他快來。」鄉約寫呈子申縣，將晁住娘子交付季春江看守，拾起地下一牀單被把兩個屍首蓋了。眾人且都散去。

卻說晁源披了頭髮，赤了身子，一隻手掩了下面的所在，渾身是血，從外面嚎啕大哭的跑將進來，扯住晁夫人，道：「狐精領了小鴉兒殺得我好苦！」晁夫人一聲大哭，旁邊睡的丫頭連忙叫醒轉來，卻是一夢。晁夫人唬得通身冷汗，心跳得不住，渾身的肉顫得葉葉動不止。看那天氣將次黎明，叫人點了燈來，晁夫人也就梳洗，叫起晁鳳來，叫他即忙備上騾子，快往莊上去看晁源，說：「奶奶夜夢甚凶，叫大官人快快收拾進城。」那些養娘丫頭都還說道：「有甚狐精報仇！每日講說，這是奶奶心裡丟不下這事，不由的做這惡夢。怕他怎的！夢凶是吉，莫要理他！」

須臾，晁鳳備完了騾子，來到窗下，說道：「小人往城門下去等罷，一開城門就好出去。」晁鳳到了城門，等了一會，天色已大亮了。開了城門，正往外走，只見一個漢子背了兩個人頭往城內走。管門夫攔住詰問，說是從雍山莊割的姦夫淫婦的首級。門夫問說：「姦夫是誰？」小鴉兒道：「是晁源。」

晁鳳認了一認，說聲「罷了！俺大官人在何處奸你老婆，被你捉得，雙雙的殺了？」小鴉兒道：「在你自己的正房當面，如今兩個還精赤了睡哩。」晁鳳也不消再往鄉去，飛也似跑回來，道：「大官人被人殺了！」晁夫人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聽誰說？」晁鳳道：「那人自己挑了兩個頭往縣裡出首去了。」晁夫人道：「怎麼兩個頭？」晁鳳道：「一個是他老婆的。」

晁夫人一聲哭不轉來，幾乎死去，虧人扶了，半日方才醒轉，哭道：「兒啊！你一些好事不做，專一干那促狹短命的營生，我久知你不得好死！我還希望你死在我後頭，仗賴你發送我，誰知你白當的死在我頭裡去了！早知如此，那在通州的時節憑我一繩子吊死，閉了眼，那樣自在！沒要緊解下我來，叫我柔腸寸斷，閃的我臨老沒了結果！我的狠心的兒啊！」真是哭的石人墮淚，鐵漢點頭。正哭著，莊上的人也報得來了。來報的人都還猜是晁住媳婦爭鋒殺的，還不知是小鴉兒把來殺了，拿了頭見在縣前伺候縣官升堂。

晁夫人連忙使人請了閨女尹三嫂來看家，晁夫人自己收拾了，出鄉殯殮，帶了晁書一千人眾出去。留下晁鳳在縣領頭，叫他領了飛鳳出去，好入殮。喜莊上離馬頭不遠，正是頓放沙板的所在。及至晁夫人出到莊上，已是辰牌時分，脫不了還是痛哭了一場，叫人即時尋板買布，忙忙的收拾。季春江道：「這老婆的屍首沒的咱也管他？叫他自己的漢子收拾罷了！」晁夫人道：「他已把他殺了，還是他甚麼漢子哩？你要靠他收拾，他就拉到坡裡餓了狗，不當家的。脫不了俺兒也吃了他的虧，他也吃了俺兒的虧，買一樣的兩副板，一樣的妝裏。既是俺兒為他死了，就教兩個並了骨一同發送。」果然慌忙不迭的收拾。那六月半頭正是下火的天氣，兩個屍首漸漸的發腫起來。及到做完了衣服，胖得穿著甚是煩難，雖勉強穿了衣服，兩個沒頭的孤樁停在一處。單等晁鳳領了頭來，竟不見到，晁夫人好不心焦。

小鴉兒把兩個人頭放在縣前地上，等候大尹升堂。圍住了人山人海，擠不透縫。知是晁大舍的首級，千人萬人，再沒有一個人說聲可惜可憐，不該把他殺了。說起來的，不是說他刻薄，就是說他歪纏，你指一件事，我指一件事，須臾可成三寸厚的一本行狀。都說：「小鴉兒是個英雄豪傑！若換了第二個人，拿著這們個財主，怕詐不出幾千兩銀子來！」小鴉兒道：「他倒也曾許我一萬，我只不要他的！」

不一時，縣官升了堂，小鴉兒挑了人頭，隨了投文牌進去。那鄉約地方起初的原呈一口咬定了是晁住媳婦爭鋒謀害，進了城，方知是小鴉兒自己殺的，從頭又改了呈子，也隨投文遞了。小鴉兒合鄉約都稟了前後的話。縣官問道：「他是幾時通姦起的？」回說：「不知從幾時奸起，只是形跡久已可疑。小人久留意撞了幾遭，不曾撞著，昨夜方得眼見是真。」又問那鄉約：「那兩個的屍首都在那裡？」鄉約說：「一座大北房，當中是一張涼牀，牀上鋪著一牀紅氈，氈上鋪一牀天青花緞褥子，褥上一領藤席，一牀月白胡羅單被合一個藤枕都掉在地下。女人屍首還好好的睡在牀上，男人的屍首上半截在牀上，下半截在牀下；都是回頭朝北。牀頭許多血，牀前面又有一堆血，不甚多。」問小鴉兒道：「你卻是怎樣殺的？」回說：「小人進去，兩個睡得正熟，月下看了一眼，已認得是他兩個。惟恐錯殺了人，在門旁火爐內點起燈來，照看得分明，只見唐氏手裡還替他把了陽物。小人從唐氏夢中切下頭來，晁源依舊不醒。小人說：叫他不知不覺的死了，卻便宜了他。所以把他的頭髮解開，挽在手內，把他的頭往上提了兩提，他方才醒轉。小人說道：『快將狗頭來與我！』他燈下認得小人，說道：『只是饒命！銀子要一萬兩也有！』小人即時割下頭來。」問說：「你是怎樣進到他裡頭去？」回說：「越牆過去的。」問說：「他裡面還有誰？」說：「有一個家人媳婦在東屋裡睡。」問說：「你怎的曉得？」回說：「小人起初先到了東房，看得不是，所以方才又往北屋裡去。」又問：「下面跪的那一個是甚麼人？」晁鳳跪上稟道：「小人是被殺的晁源屍親，伺候領頭。」

縣尹道：「把兩個頭都交付與他，買棺葬埋。斷十兩銀子與這小鴉兒為娶妻之用。押出去！即刻交完回話，快遞領狀來。」小鴉兒道：「小人不希罕這銀子。沒有名色，小人不要。」大尹道：「十兩銀子哩，可以做生意的本錢，如何不要？快遞領狀。」小鴉兒道：「這銀子就逼小人受了，小人也只撩了。要這樣賊錢那裡去使！」縣官道：「那個當真與你錢，我是試你。你且到監裡略坐一坐。」問鄉約道：「那在他裡邊睡的媳婦子是甚麼氏？」鄉約說：「是趙氏。」縣尹拔了一枝簽，差了一個馬快：「速拘趙氏，晚堂聽審。」差人拿了簽，晁鳳使包袱裏了兩個頭，都騎了騾馬，飛似走回莊上。差人同了晁住媳婦也騎了一個騾子，一個晁漢跟了，往城中進發。

晁夫人見了頭，又哭了不歇。都用針錢縫在頸上，兩口棺材都合完了，入了殮，釘了材蓋，將唐氏的抬出外邊廟裡寄放，也日

日與他去燒紙，也同了晁源建醮追薦他。晁源的棺木就停放在他那被害的房內掛孝受弔，不題。

差人拿了晁住的媳婦在縣前伺候，晁住就在那邊照管。縣官坐堂，帶到堂上見了。縣官說：「你將前後始末的事從頭說得詳細，只教我心裡明白了這件事，我也不深究了。你若不實說，我夾打了，也還要你招。」叫拿夾棍上來伺候。趙氏當初合計家問官司時見過刑廳夾那伍聖道、邵強仁的利害，恐怕當真夾起來，就便一則一，二則二，說得真真切切的，所以第十九回上敘的那些情節都從趙氏口中說出來的，不然，人卻如何曉得？

縣尹把趙氏撈了一撈，說：「這樣無恥，還該去衣打三十板才是！為你自已說了實話，姑免打。」問：「有甚麼人領他？」回說：「他漢子晁住見在。」縣尹說：「叫上他來！」說道：「沒廉恥的奴才！你管教的好妻子！」拔了四枝簽，打了二十板，將趙氏領了下去。監中提出小鴉兒來，也拔了四枝簽，打了二十板，與他披出紅去。小鴉兒仍到莊上，挑上皮擔，也不管唐氏的身屍，伴長離了這莊。後來有人見他在泰安州做生意。

再說晁家沒有甚麼近族，不多幾個遠房的人，因都平日上不得蘆葦，所以不大上門。內中有兩個潑皮無賴的惡人：一個是晁老的族弟，一個是晁老的族孫，這是兩個出頭的光棍；其外也還有幾個膿包，倚負這兩個兇人。看得晁源死了，不知晁老新收的那個春鶯有了五個月遺腹，雖不知是男是女，卻也還有指望。以為晁夫人便成了絕戶，把這數萬家財，看起與晁夫人是絕不相干的，倒都看成他們的囊中之物了。每人出了分，把銀子買了一個豬頭、一個雞、一個爛魚、一陌紙，使兩個人抬了。

那個族弟叫做晁思才，那個族孫叫做晁無憂，領了那些膿包都到莊上，假來弔孝為名，見了晁夫人，都直了喉嚨，乾叫喚了幾聲，責備晁夫人道：「有夫從夫，無夫從子。如今子又沒了，便是我們族中人了。如何知也不教我們知道？難道如今還有鄉宦，還有監生，把我們還放不到眼裡不成！」晁夫人道：「自我到晁家門上，如今四十四五年了，我並不曾見有個甚麼族人來探探頭！冬至下來祖宗跟前拜個節！怎麼如今就有了族人，說這些閒話？我也不認得那個是上輩下輩，論起往鄉里來弔孝，該管待才是。既是不為弔孝，是為責備來的，我鄉里也沒預備下管責備人的飯食，這厚禮我也不敢當！」

那晁無憂改口說道：「我還該趕著叫『奶奶』哩。剛才這說話的還是我的一位爺爺，趕著奶奶該叫『瘦子』哩。他老人家從來說話不犯尋思，來替大叔弔孝原是取好，不管不顧說這們幾句叫奶奶心裡不自在。剛才不是怪奶奶不說，只是說當家子就知不道有這事，叫人笑話。」晁夫人道：「昨日做官的沒了，前年大官兒娘子死了，及至昨日出殯，您都不怕人笑話，鬼也沒個探頭的，怎麼如今可怕人笑話？」晁思才說：「這可說甚麼來！兩三次通瞞著俺，不叫俺知道，被外頭人笑話的當不起，說：『好一家子，別人倒還送個孝兒，一家子連半尺的孝布也沒見一點子！』俺氣不過這話，俺才自己來了！」晁夫人道：「既說是來弔孝就是好，請外邊坐，收拾吃了飯去。」

各人都到客位坐了，又叫進人來說道：「要孝衣白布道袍。」晁夫人道：「前日爺出殯時既然沒來穿孝，這小口越發不敢勞動。」眾人道：「一定不曉得我們今日來，沒曾預備，俺們到打醮的那日再來。你合奶奶說知，可與我們做下，穿著出去行香也大家好看。我們家裡的也都要來弔孝哩。合奶奶說，該預備的也都替預備下，省得急忙急促的。」晁夫人道：「這幾件衣服能用了幾個錢，只這些人引開了頭兒就收救不住，脫不了這個老婆子叫他們就把我拆吃了打哩！天爺可憐見，那肚子裡的是個小廝，也不可，怎麼料得我就是絕戶！我就做了絕戶，我也只喂狼不喂狗！」叫人定十二眾和尚，十五日唸經，此外少了些，太速了。

到那日，晁夫人拚著與他們招架。可和的和尚方才坐定，才敲動鼓鈸，一陣黑雲，傾盆大雨下得個不住，路上都是山水，那些人一個也沒有來的。十九日是晁源的「一七」，那些人算計恐怕那日又下了雨，要先一日就要出到莊上，可和的晁思才家老婆害急心疼的要死不活。卻說蛇無頭而不行，雖然還有晁無憂這個歪貨，畢竟那狼合猥拆開了兩處，便就動不得了。這十九日又不曾來得。

晁夫人過了「首七」閉了喪，收拾封鎖了門，別的事情盡托付了季春江，晁夫人進城去了。晁思才這兩個歪人再不料晁夫人只在莊上住了「一七」便進城來，老婆心疼住了，邀了那一班蝦兵蟹將，帶了各人的婆娘，癩的癩、瞎的瞎，尋了幾個頭口，豺狗陣一般趕將出去。曉得晁夫人已進城去了，起先也已了一個嘴谷都，老婆們也都還到了靈前號叫了幾聲。

季春江連忙收拾飯管待了裡外的眾人，又都替他們飼飽了頭口。眾人還千不是萬不是責備季春江不週全的去處。吃了飯，問季春江要打下來的麥子。季春江道：「麥子是有，只不奉了奶奶吩咐，我顆粒也不敢擅動。」晁思才還倒不曾開口，那晁無憂罵道：「放你的狗屁！如今你奶奶還是有兒有女，要守得家事？這產業脫不過是我們的。我們若有仁義，已他座房子住，每年已他幾石糧食食用；若我們沒有仁義時節，一條棍攆得他離門離戶的！」季春江回說：「你這話倒不相武城縣裡人家說的話，通似口外人說的番語。別說他有閨女，也別說他房裡還有人懷著肚子，他就是單單的一個老婆子，他丈夫掙下的潑天家業，倒不得享用！你倒把他一條棍攆了出去！好似你不敢攆的一般！氣殺我心裡！不是看著宅裡分上，我就沒那好來！」

晁思才走向前把季春江照臉一巴掌，罵說：「賊扯淡的奴才！你生氣，待敢怎樣的！」季春江出其不意，望著晁思才心坎上一頭拾將去，把個晁思才拾了個仰百叉，地下蹬歪。晁無憂上前就合季春江扭結成一塊，晁思才和他的老婆並晁無憂的老婆，男婦一齊上前。眾人妝著來勸，其實是來封住季春江的手。那季春江雖平日也有些本事，怎敵的過七手八腳的一群男女。季春江的婆子見丈夫吃了虧，跑到街上大叫：「鄉約地方救人！強盜白日進院！」拿了面銅鑼著實的亂敲。那些鄰捨家合本莊的約保都集了許多人進去，只見眾人還圍住了季春江在那裡彩打的鼻子口裡流血，那些老婆們，拿了褥套的、脫下布牽來的、扎住了袖口當袋的，開了路圍在那裡搶奪；又有將晁源供養的香爐燭台踹扁了，填在褲襠裡的，也有將孝帳扯下幾幅，藏在身邊的。

鄉約地方親見了這個光景，喊說：「清平世界，白晝劫財傷人！」要圍了莊擒捉。那晁無憂合晁思才兩個頭目方才放了季春江，說道：「俺們本家為分家財，與你眾人何干！」鄉約道：「他家晁奶奶見在，你們分罷了，如何來打搶？如今大爺這等嚴明，還要比那當時的混帳，任你胡行亂做哩！」要寫申文報縣。又做剛做柔的說著，叫他替季春江立了一張保辜的文約，攆得一班男婦馱了麥子等物回城去了。

季春江要次日用板門抬了赴縣告狀，眾人勸說：「你主人既已不在，你又是個單身，照他這眾不過，便是我們證他的罪名，除不得根，把仇越發深了。你依我們勸說，忍了他的，我想這些人還不肯干休，畢竟還要城裡去打搶，守著大爺近近的，犯到手裡，叫他自去送死，沒得怨恨。」慰安了一頓，各人散了回家。季春江果也打得狼狽，臥牀不起，差人報入城來。晁夫人乍聞了，也不免生氣，無可奈何。

誰想晁思才這兩個凶徒算道：「事不宜遲。莫叫他把家事都抵盜與女兒去了，我們才『屁出了掩臀』。我們合族的人都搬到他家住，前後管住了老婆子，莫教透露一些東西出去，再逼他拿出銀子來均分，然後再把房產東西任我們兩個為頭的凡百揀剩了，方搭配開來許你們分去。」眾人俱一一應允，即刻俱各領了老婆孩子，各人亂紛紛的占了房子，搶桌椅、搶箱廚、搶糧食，趕打得那些丫頭養娘、家人小廝哭聲震地；又兼他窩裡嘶咬，喊成一塊。晁夫人恐怕春鶯遭一毒手，損了胎氣，急急攆掇上在看家樓上，鎖了樓門，去掉了胡梯。那大門前圍住了幾萬人看晁家打搶。

這伙凶棍，若天爺放過了，叫他們得了意去，這世間還有甚麼報應？不想那日一個欽差官過，徐大尹送到城外回來，恰好在門前經過，聽得裡面如千軍萬馬的喧嚷，外面又擁集了幾萬的人，把轎都行動不得。徐大尹倒也吃了一驚。左右稟說：「是晁鄉宦的族人，因晁源被人殺了，打搶家財的。」徐大尹問：「他家還有甚麼人見在？」左右說：「還有鄉宦的夫人。」

徐大尹叫趕開眾人，將轎抬到晁家門首，下了轎，進到廳上。那些人打搶得高興，夢也不曉得縣官進到廳前。縣官叫把大門關上，又問：「有後門沒有？」回說：「有後門。」叫人把後門把住，放出一個人去重責五十板。

從裡面跑出兩個人來，披了頭，打得滿面是血，身上都打得青紅紫皂，開染坊的一般，一條褲都扯得粉碎，跪下，叫喚著磕頭。徐大尹看著晁鳳道：「這一個人是前日去領頭的，你如何也在這裡打搶？」晁鳳道：「小的是晁鄉宦的家人，被人打的傷了。」

「你原來是家人！你主母見在何處？」晁鳳道：「奶奶被眾人凌逼的將死！」大尹問說：「受過封不曾？」晁鳳回說：「都兩次封過了。」大尹道：「請宜人相見。」晁鳳道：「被一群婦人攔住，不放出來。」

徐大尹叫一個快手同管家進去請，果然許多潑婦圍得個晁夫人封皮一般，那裡肯放。快手問道：「那一位是晁奶奶？」晁夫人哭著應了，快手將別的婆娘一陣趕開。晁夫人叫取過孝衫來穿上，係了麻繩，兩個打傷的丫頭攙扶了，哭將出來，倒身下拜。

徐大尹在門內也跪下回禮，起說：「宜人請把氣來平一平，告訴這些始末。」晁夫人道：「近支絕沒有人，這是幾個遠族，從我進門，如今四十餘年，從不曾見他們一面。先年公姑的喪，昨日丈夫的喪，就是一張紙也是不來燒的。昨日不才兒子死了，便都跑得來，要盡得了家事，要趕我出去。昨日出到鄉里，搶了個精光，連兒子靈前的香案合孝帳都搶得去了，還把看莊的人打得將死。如今又領了老婆孩子各人占了屋，要罄身趕我出去，還恐怕我身上帶著東西，一伙老婆們把我渾身翻過。老父母在這裡，他還不肯饒我。差人進去是親見的。」大尹道：「共有多少人？」夫人道：「八個男人，十四五個婆娘。」大尹道：「這伙人一定有為首的，甚麼名字？」夫人道：「一個叫是晁思才，一個是晁無晏。」大尹道：「如今在那裡？」夫人道：「如今一伙人全全的都在裡面。」大尹道：「且把這八個男子鎖出來！」

一群快手，趕到裡面，鎖了六個，少了兩人。大尹道：「那兩個卻從何處逃走？」晁夫人道：「牆高跳不出，一定還在裡面藏著哩。」大尹道：「仔細再搜！」快手回道：「再搜尋不出，只有一座看家樓上面鎖著門，下邊沒有胡梯，只怕是躲在那樓上。」夫人道：「那樓上沒有人，是一個懷孕的妾在上面。我恐怕這伙強人害了胎氣，是我鎖了門，撥了梯子，藏他在上面的。」大尹問：「這懷孕的是那個的妾？」夫人道：「就是丈夫的妾。」大尹道：「懷孕幾月了？」夫人道：「如今五個月了。」大尹道：「既有懷孕的妾，焉知不生兒子！」又叫：「快去鎖出那兩個來！」

快手又進去翻，從佛閣內搜出了一個，只不見了晁無晏一個。小丫頭說：「我見一個人跑進奶奶房裡去了。」差人叫那丫頭領著走進房內，絕無蹤跡。差人把牀上的被合那些衣裳底下掀了一掀，恰好躲在裡面。差人就往脖項上套鎖。晁無晏跪在地下，從腰間掏出一大包東西，遞與差人，只說：「可憐見！饒命！」他的老婆孫氏也來跪著討饒，說：「你肯饒放了他，我憑你要甚，我都依你。」差人說：「我饒了你的命去，大爺卻不肯饒我的命了，我還要甚麼東西！」竟鎖了出去。

大尹道：「躲在那裡，許久的方才尋見？」差人說：「各處尋遍沒有，一個小丫頭說他跑進晁奶奶臥房去了，小人進去又尋不著，只見他躲在晈奶奶的牀上被子底下。他腰裡還有一大包東西掏出來，要買告小人放他。」大尹道：「這可惡更甚了！那一包東西那裡去了？」差人道：「遞與他的老婆了。」又叫：「把那些婦人都鎖了出來！」差人提了鎖，趕到後面。那些婆娘曉得要去拿他，扯著家人媳婦叫嫂子的，拉著丫頭叫好姐姐的，鑽灶突的，躲在桌子底下的，妝做僕婦做飯的，端著個馬桶往茅廝裡跑的，躲在炕上吊了11髻蓋了被妝害病的，再也不自己想道那些丫頭養娘被他打了，彩的彩了，那一個是喜歡你的，肯與你遮蓋？指與那些差人，說一個拿一個，比那些漢子們甚覺省事。十四個團躋一個也不少。看官！你道這伙婆娘都是怎生模樣？

有的似東瓜白醜臉，有的似南棗紫綉唇。有的把皮袋掛在胸前，有的將綿花綁在腳上。有的高高下下的面孔，辨不出甚麼鳩茶；有的猙獰獐獐的身材，逼真的就如羅剎。有的似狐狸般嫵娜嬌燒，有的似獼猴般踢天弄井。分明被孫行者從翠微宮趕出一群妖怪，又恰象傅羅卜在餓鬼獄走脫滿陣冤魂。

大尹問夫人道：「這些婦人全了不曾？」夫人道：「就是這十四個人。」大尹叫本宅的家人媳婦盡都出來，一個家歪歪拉拉來到。大尹叫把這些婦人身上仔細搜簡。也還有搜出環子的，丁香的，手鐲釵子的，珠簪的，也還不少。大尹見了數，俱教交付夫人，又叫人快去左近邊叫一個收生婦人來。把些眾人心裡胡亂疑猜，不曉得是為甚的。那些婦人心裡付道：「這一定疑我們產門裡邊還有藏得甚麼物件，好叫老娘婆伸進手去掏取。」面面相覷，慌做一塊。

不多時，叫到了一個收生的婦人，大尹問道：「你是個尊婦麼？」那婦人不懂得甚麼叫是尊婦，左右說：「老爺問你是收生婆不是？」那婦人說：「是。」大尹向著晈夫人說：「將那個懷孕的女人叫出來，待我一看。」晈夫人袖裡取出鑰匙，遞與晈書媳婦，叫人布上胡梯，喚他出來見大爺。晈書媳婦去不多時，同了春鶯從裡面走將出來。但見：

雖少妖嬈國色，殊多羞澀家風。孝裙掩映金蓮，白袖籠藏玉筍。年紀在十六七歲之內，分娩約十一二月之間。

晈夫人道：「就在階下拜謝大爺。」大尹立受了四拜，叫：「老娘婆，你同那合族的婦人到個僻靜所在驗看果有胎氣不曾。」晈夫人道：「這廳上西邊裡間內就好。」春鶯跟了老娘婆進去，憑他揣摩了一頓，又替他診了兩手的脈出來，大尹叫春鶯回到後面去。老娘婆道：「極旺的胎氣，這差不多是半裝的肚子了。替他診了脈，是個男胎。」大尹說：「他那合族的婦人都見不曾？」老娘婆回說：「他都見來。」

大尹對晈夫人道：「宜人恭喜！我說善人斷沒有無後之理！約在幾時分娩？」晈夫人道：「算該十一月，或是臘月初邊。」大尹道：「晈老先生是幾時不在的？」夫人道：「這妾是二月初二日收，丈夫是三月二十一不在的。」大尹肚內算了一算，正合著了日子。大尹說：「這伙奴才可惡！本縣不與你驗一個明白，做個明府，他們後日就要起弄風波，布散蜚語。到分娩了，報本縣知道，就用這個老娘收生。」說完，請宜人回宅。晈夫人仍又叩謝。大尹也仍回了禮。

大尹出到大門口，叫拿過一把椅來坐下，叫把晈思才、晈無晏帶到縣裡發落；其餘六個人，就在大門外每人三十大板，開了鎖，趕得去了。叫把這些婦人，五個一排，拿下去每人三十。晈夫人叫晈鳳稟說：「主母稟上：若非男子們領著，這女人們能敢如此？既蒙老爺打過了她的男人，望老爺饒恕了這起婦女。主母又不好出到外面來面稟。」大尹道：「全是這伙婦人領了漢子穿房入戶的搜簡，宜人怎麼倒與他說分上？若是小罪過，每人搵他一搵就罷了；這等平空抄搶人家，我拿出街上來打人，所以做眾。多拜上奶奶，別要管他。拿下去打！」晈夫人又使了晈書出來再三懇稟。卻也是大尹故意要做個開手，叫晈夫人做個情在眾人身上，若是當真要打，從人揪打得稀爛，可不還閣了板子合人商議哩。回說：「只是便宜了這些潑婦！再要上門抄搶，我還到這街上來打這些潑婦！」又問：「鄉約地方怎都不見伺候？」鄉約正副，地方總甲，都一齊跪將過去，回說：「在此伺候久了。」大尹道：「你們就是管這街上的麼？」回說：「正是本管。」大尹說：「做得好約正副！好地方！城裡邊容這樣惡人橫行，自己不能箝束，又不報縣！拿下去，每人二十大板！」坐了轎，止帶了兩個首惡到了縣堂，每人四十大板，一夾槓，晈思才一百槓子，晈無晏因躲在夫人牀上，加了一百槓，共二百槓子；叫禁子領到監裡，限一月全好，不許叫他死。

這分明是天理不容，神差鬼使，叫大尹打他門口經過；又神差鬼使，叫他裡面嚷打做鬼哭狼號，外面擁集萬把人洶洶的大勢。事事都是大尹自己目見耳聞，何須又問證見？替他處治得又周密，又暢快。若不是神差鬼使，就是一百個晈夫人也到不得大尹的跟前，就到了大尹的跟前，這伙狼蟲脫不了還使晈夫人的拳頭搗晈夫人的眼彈，也定沒有叫晈夫人贏了官司的理。

如今那一條街上的居民，擁著的人眾，萬口一詞，那一個不說徐大尹真是個神明，真正是民的父母！替那子孫幹事一般，除了日前的禍患，又防那後日的風波。又都說：「真正萬事勸人休碌碌，舉頭三尺有神明。」但願得春鶯生出一個兒子，不負了大尹的一片苦心才好。不知何如，只得再看後說。